

白牡丹

行动

新编评书



.87

月云星 原著

刘兰芳 改编

新编评书
白牡丹行动

肖云星 原著
刘兰芳 改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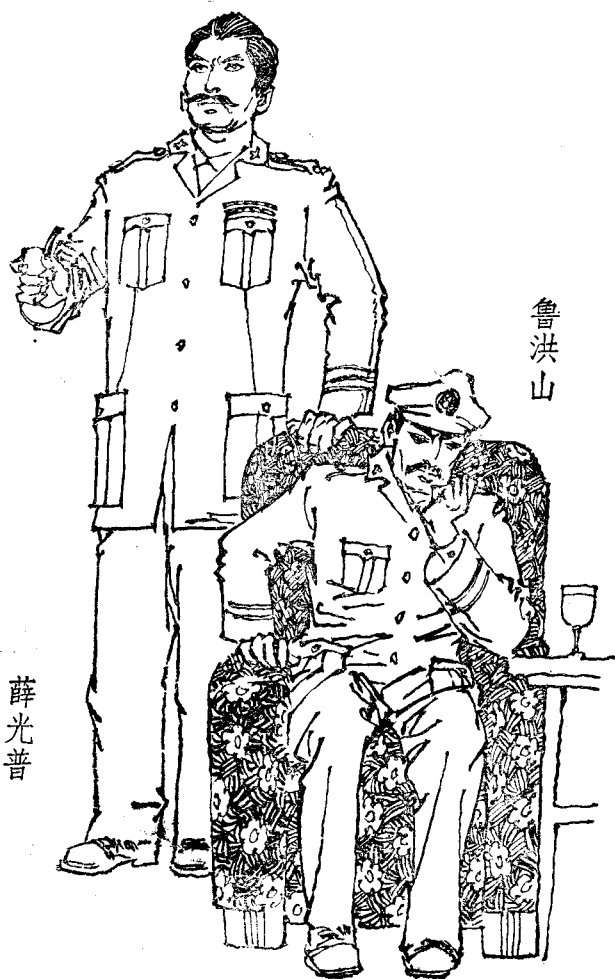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9 3/4 印张 195,000字 印数：1—242,550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65 定价：0.84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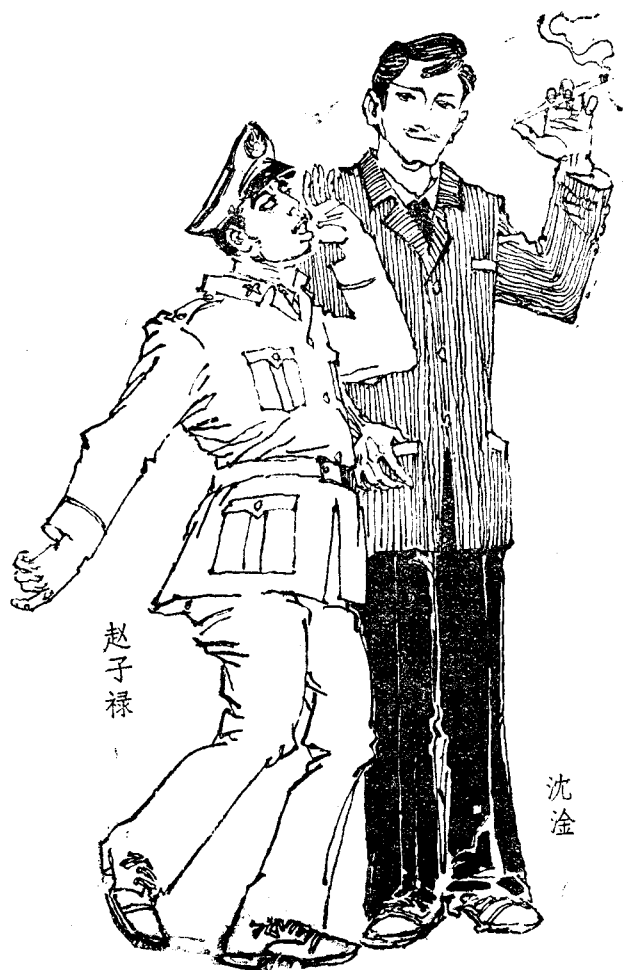
段伯羽





鲁洪山

薛光普



赵子禄

沈淦

目 录

- 第 一 回 负使命过江走险 (1)
遇特务飞车甩谍
- 第 二 回 接关系转忧为喜 (11)
会恩人别生枝节
- 第 三 回 军警特街头抓人 (21)
交通员虎口斗敌
- 第 四 回 遭不幸痛别战友 (30)
逢险境巧遇亲人
- 第 五 回 为恋人周鹤告状 (39)
救丹华高参求情
- 第 六 回 赵子禄急办婚礼 (49)
薛光普从容赴宴
- 第 七 回 女英豪痛斥小丑 (58)
薛团长待机救人
- 第 八 回 对暗号伯羽接头 (68)
受挑唆梅茜反目
- 第 九 回 含悲愤忍辱负重 (78)
图大业倍壮豪情

第 十 回	见旧物光普怀旧 遇情人周鹤忘情	(88)
第 十 一 回	明视察空降表演 暗用心排除异己	(98)
第 十 二 回	参谋长暗设陷阱 书记官深夜被捕	(108)
第 十 三 回	遭暗算周鹤受审 想计谋吴锁救人	(118)
第 十 四 回	薛光普误中奸计 丹小姐化险为夷	(128)
第 十 五 回	盟兄弟至诚相见 参谋长恶意登门	(137)
第 十 六 回	搞审讯周鹤仗义 认口供陈杰忘恩	(147)
第 十 七 回	扮假官舌战顽匪 诉真情劝慰亲人	(156)
第 十 八 回	走死路洪山送命 向光明光普起义	(165)
第 十 九 回	得真情丹华送信 泄机密沈淦搜人	(175)
第 二 十 回	真姨太无意帮忙 假表妹智传情报	(185)

第二十一回	谋私利勾心斗角 图大业真诚团结	(196)
第二十二回	斗顽匪情况突变 救亲人急中生智	(206)
第二十三回	遇险情金蝉脱壳 中奸计鸟入樊笼	(215)
第二十四回	敌特务抽梁换柱 勇丹华巧脱重围	(225)
第二十五回	飞虎团奉令赴台 地下党随机应变	(235)
第二十六回	痛离别心内泣血 接大副节外生枝	(245)
第二十七回	薛团长如期起航 沈参座意外登舟	(256)
第二十八回	怀歹意步步紧逼 藏战机暗暗相争	(267)
第二十九回	示假电改变航线 知真情搏斗船台	(278)
第三十回	齐奋斗挣出苦海 举义旗奔向光明	(288)
后 记		(298)

第一回

负使命过江走险 遇特务飞车甩谍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马上就要南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南京城内敌人一片混乱，那些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太太小姐、达官贵人，全都吓破了胆，一个个惊慌失措，准备逃跑。你看吧：那码头上、飞机场、火车站，挤满了大车小辆，人们就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吱哇乱叫，都争抢着上车上船，生怕被落下，遭到灭顶之灾。

单说这一天的黄昏，有一趟特快列车，马上要开出南京站，驶向上海。上火车的旅客，除了士农工商，还有那些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他们一个个提着兜子、背着包裹、挑着行李、拿着网篮、拎着小筐、扛着皮箱，吵吵嚷嚷地往火车上挤。因为都想抢先上车占座位，所以好多人发出争吵声和叫骂声：“给我躲躲。”“怎么往我脚上踩？”“怕踩把脚放在家里。”“妈呀！我的鸡蛋碰碎了。”“哟！我的鞋子掉车下了。”

“亲爱的，我快要休克了。”流氓阿飞打口哨声和警察、特务的叫骂声混杂在一起，象癞蛤蟆吵坑一样！

哎，就在第六节车厢里，靠车窗安稳地坐着一位旅

客，悠闲地望着窗外。这是位姿容秀丽的妙龄女郎，当她回过头来扫视车内的时候，周围的旅客全都为之一震。怎么？谁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比电影名星还标致，堪称压倒群芳。这姑娘有二十五、六岁，上中等个子，丰满的前胸，曲线的体形，黑发披散在两肩，头前的刘海儿很自然地压了个大波浪，盖住她的鬓角和眉梢，一张瓜子脸，薄薄地搽点粉，皮肤白中套粉，粉中透嫩，嫩得出光，没坑没包没粉刺儿，没斑没痣没麻子儿，溜光水滑的，蚊子落上都得打出溜！稍加修饰的弯眉，相称一对亮而有神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往上翘翘着，显得格外动人。高鼻梁，元宝嘴，点着口红，耳朵被头发遮住了。穿一身浅米色凡尔丁西装，内衬红色真丝暗花衬衣。脖子上系着一条白地带淡黄色图案的纱巾，脚穿肉色玻璃丝的袜子，黑色漆皮带胡椒眼儿的半高跟鞋，身边放着个三用手提包。

这姑娘长得美而不妖，细而不弱，温柔里透着刚强，天真中透着老练。

可能有人把她看成是个娇小姐。错了！其实这是一位久经考验、出没京沪、往来匪穴的机智勇敢的巾帼英雄、我党地下工作者、共产党员，名字叫丹华。

丹华同志坐车这是到哪？干什么去？她是奉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北前线指挥部的命令，去上海完成一项紧急而又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完成得好坏，关系到当前整个战局。这个计划的代号叫“白牡丹行动计划”。丹华改扮成阔小姐的模样，就是去完成这项特殊使命的。

丹华出发前，我军前线指挥部已派人到上海跟地下党取

得了联系。哪知道，敌人的鼻子比狗还尖，白牡丹行动计划已被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知道了，他们来个内紧外松，派出大批的特务、狗腿子，在南京和上海跟踪盯梢，妄图阻挠我们行动计划的实现。

丹华过江后要是顺利地上车，也就没事了；偏巧，赶上学生示威游行，国民党当局派出军警宪特残酷镇压，造成流血事件，火车晚了点。丹华在车站等车，就被俩特务盯上了。丹华转了几个圈没甩掉，上车后又换了三节车厢，才找了个座位坐下。

汽笛一声长鸣，车开了。旅客们找好座位，渐渐安定下来。丹华因为有搞秘密工作的习惯，加上这次执行的任务很不一般，所以她格外小心，不敢大意。

丹华环视了一下周围的情况：对面座上，是一位花白头发的中年妇女，长得挺富态；茶桌上放着个黑提包；挨自己坐着一位老头，好象是位老学究，正合着眼闭目养神。往斜对过儿座上一看：“啊?!”丹华吃了一惊。怎么？斜对面座位上坐着俩人：全都三十左右岁，从服装上看象个乡下人，头戴毡帽，身穿布衣；往脸上看，长得可不象农民。左边是个胖子，脑袋长得比一般人大两号，象个三白西瓜，胖得没下巴，脸形象元宵一样，溜圆，没边没沿的，腮帮子上长满又黑又硬的胡茬子，好象猪鬃刷子一样，密密匝匝，脸长得大，五官长得小，全集中在一块了，小鼻子、小眼睛、小耳朵、小嘴，看着别扭；另一个是瘦高个子，大狼脸，下巴溜尖，长一对金鱼眼睛，往外鼓鼓着。胖子装睡呢，正用眼角余光瞟着丹华。丹华看他的时候，正好俩人眼光碰到一块

了，吓得胖子赶忙把眼睛闭上。那瘦子被丹华看得也不舒服，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在大指甲上弹了弹，叼在嘴上，划着火，点着烟，对窗子吐了几个烟圈儿。这一连串动作，在别人看来不算什么。肩负特殊使命的丹华，眼睛里不揉沙子，早把他们的举动看穿了。心里说：这不是庄稼人，是特务！

怎么知道的呢？从他们的举止、行为看出来还不算，主要是那个瘦子点烟的一刹那，丹华的目光象电流一样射过去，看准了，那是一支“菲利浦”牌香烟，外国货。丹华心想：糟了！这俩小子跟上车了。她回忆了一下自己的一举一动：哪儿出了漏洞，叫敌人发现了？还是地下党内部出了叛徒？为什么这俩特务顺藤摸瓜，对我进行跟踪？上海北站是我们接头的地点，如果我一暴露，接我的同志也有被捕的可能。个人安全是小事，影响白牡丹行动计划的进行是大事。真要那样的话，将要耽误战局的进展。想到这，急得她鼻尖上渗出了汗珠。

这俩小子是什么人呢？真叫丹华猜对了，正是国防部保密局陆军特种兵司令部调查处的军统特务、毛人凤手下的爪牙。胖子外号叫田大头，瘦子叫侯七。这俩小子接到上峰指示，来抓江北过来的女共产党。他俩昨天在车站蹲了一天一夜，正碰上丹华等火车。心想：这么漂亮的小姐，怎么单身出门，没人护送，也没情侣作陪？干什么的呢？是不是江北过来的女共产党？先跟上她再说。当丹华发觉俩特务的诡秘行动后，几次和他们兜圈子，想把他们甩掉。这就更引起俩特务的注意，一直偷偷跟上车，生怕跟丢了。但是，他俩也没

敢伸手抓。那个时候以衣貌取人，丹华这身穿戴、这个派头，叫他们捉摸不透，他们怕是哪个政府大员的小姐、太太，若弄错了，不光把饭碗子打了，就连脑袋也得搬家。丹华在他们眼里是个神秘女郎，所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死盯着不放。

这时，丹华拿出一本书，聚精会神地看着。侯七才轻松口气，心说：我的小姑娘奶奶，跟得我腿酸脚掌疼，没吃没喝，连厕所也没敢去。这会儿可算叫我歇歇腿了。胖子也把提到嗓子眼的心，松下来了。这时，火车有节奏地行驶着。他俩坐在那里闭上眼睛，假装打盹。丹华为了试探这两小子是什么人，故意把书本猛一合，“啪”地一声，把两个小子吓得象抽羊角疯一样，“噌！”站起来，习惯地往腰里伸手去摸枪。同时，四只眼睛瞪着丹华，生怕她会展翅翅膀飞了似的。他们的举动，丹华装作没看见，轻轻打个咳声：“咳，这脑子太不好使了。妹妹叫把金表带到上海去修，我给忘啦！”说完，把书收起来，拢拢长发，把脸偏向窗外，悠闲地望着远处的景色。

侯七和田大头站在那儿傻眼了，好象演员在台上忘了台词一样，没趣地互相看了一眼，又坐下来假装睡觉。

丹华这是故意试探一下，俩小子果真露了馅儿，没错了，是特务。丹华心里很不平静，脑子象电影机过片子一样，哗哗飞转。她心想：到上海之前，一定要甩掉这两个特务。可是，该怎么办？换个车厢是不行了。只有一个办法，跳车甩尾巴。诸位，跳火车可是冒险事！除了胆子大、不怕死以外，如果没有点技术，不摔死、也得腿断胳膊折。丹华能行吗？行！扒火车是这姑娘的老本行。她是怎么学来的？

是生活的逼迫，使她锻炼出一套扒火车的本领。

丹华是苏州人，从小父母拿她当眼珠、宝贝。十岁时，父亲被害死，剩下母女俩度日。母亲身体本来就弱，加上中年丧夫，打击太大了，闹得神经分裂，再加上又有肺病，所以，生活的担子就压在了十来岁的丹华身上。

小姑娘因为营养不良，身体瘦弱，能干什么呢？在街头卖鲜花，娘俩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为了多挣钱，她随着其他卖花的男女孩子，从苏州采来各种鲜花，没钱买票，就扒火车到南京、上海街头去卖。换句话说，也叫跑火车板儿的。一个小孩子跑火车板儿，很不容易。进车站要钻刺网、翻墙头。若被人抓住，不但花被撕扯碎，还要遭毒打。火车上查票时，她就钻厕所，或爬到座位底下。有时，也被查出挨打。吃一堑长一智嘛，一次两次被查出，慢慢学了一套飞车技术：火车开动以后，只要她身子一蹿，小手搭上车门把手，就能飞身上车。为了躲避查票，在火车减速进站前跳下火车。天长日久，瘦弱的小姑娘练就了一套飞车本领。她扒车，真是动作敏捷，身轻如燕。后来，她参加革命，当交通员，利用这身扒车硬功，往来京沪铁路上，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这给她后来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添上了一双金翅膀。

可是，今天和小时候扒车不一样：卖花的时候扒车，被人发现了，也没什么，大不过挨顿打；另外，不受时间限制，哪趟车走都行。今天有特殊任务，穿这身很考究的衣服跳车，一旦被人发现，那就全暴露了。再说，接头有车次限制，过了这个车次，接不上头，失去联系，随时都有可能被

捕。况且，俩特务，四只眼睛盯着。他是俩人，我是单身，很不利。这该怎么办呢？

这时，列车一声吼叫，从一个站台通过。因为是特别快车，一般车站不停。这时，站台上灯火通明，车上旅客不约而同地往站台上看，侯七、田大头也抻着脖子往外瞧。就在这一瞬间，丹华急中生智，已想出办法。她小声冲对坐的中年妇女说：“请给我照看一下位子！”说完，顺手把那妇女的黑提包从茶桌上挪过来，放在自己座位上。接着，提起自己的手提包，一闪身离开座位，朝前一节车厢走去。

丹华离开座位，侯七、田大头只顾向外看了，没注意。等发现丹华不在了，一看，提包还放在座位上，心里说：她一定是上厕所了。因为火车没停，不能下车。过了一会，见她还没回来，侯七着急了，一捅田大头，俩人小声嘀咕：“人呢？”“上厕所了。”“你怎么知道？”“你没看她喝水吗？”“是不是走了？”“不能！她手提包还在座位上放着呢，往哪走？”

“怎么这半天还没回来？”“上厕所的人多。”“我不放心！咱俩跟她转悠这么长时间，眼看到嘴的肥肉，要丢了，那可太冤了。你坐着，我找找去。”侯七到前后车厢转了一圈，连厕所都推开门看过了，也没见着丹华，这可有点冒汗了。他赶紧回座，对田大头说：“我说老田，坏了，人没了！”“不能！我检查检查她的手提包。”说完站起来，伸手抓住那个黑提包，刚要打开拉锁，对座的中年妇女一把把皮包夺下来：“哎！你想干什么？”“怎么？提包是你的？”“不是我的还是你的？”

“不是那个人的吗？”“她是用我的皮包占一下座位。”“那个女人上哪去了？”“我怎么知道！”他们这一吵吵，旅客全站起

来了：“干什么？偷皮包。扒手，打他！”侯七要开猴了，气得直蹦：“谁是扒手？谁再胡说，老子崩了谁！”这时，吓得旅客都不言语了。“老田，我们上当了……”“别急，她跑不出这趟列车。搜！”说完，这俩小子就往各车厢窜去了。

此时，丹华在哪呢？她提着皮包，一直来到车长室门前，轻轻敲了两下门。里边的人把门打开后，丹华一步迈进去，回手“砰！”把门关紧，在里边把锁头拧死。抬头一看：眼前站着一位老人，身穿蓝色制服，带着车长袖标：“您是车长？”“对。找我有事？”“请您把车窗打开。”“啊？”在火车上干了二三十年的车长，立刻明白了：打开车窗，她这是要跳车呀！这是为什么？小偷，不象；没钱买票，也不象。

“您……”丹华生怕他罗嗦，耽误时间走不了，故意把手放在提包里，装作拿武器的样子，吓唬老车长：“快点！”老车长一惊，连忙点头：“啊……哎，就开。”说完，转过身，两手抓住卡栓，“哗！”将窗子推上去，一股冷风，吹进车内，老车长激凌打个冷战。这时，车轮轰鸣，震得人心房直颤。

丹华迈步来到窗前，把头伸向窗外，见淡淡月光，灰蒙蒙的，景物看不太清。她睁大眼睛，辨认着山形地貌。她对这里的一草一木，池塘野林，非常熟悉。她明白，前边是个急转的弯道，火车到这儿该减速了。果然，汽笛长鸣，车头上吐雾喷云，车速渐渐慢了下来。丹华见时机已到，冲着车长点点头说：“谢谢。”然后，手扒窗口，身子一纵，双脚轻点窗口，就象只银燕一样，“唰！”翻出窗户。老车长吓得闭上眼睛，心里说：掉下去了，摔坏了！等他睁眼再一看，姑娘的双手还紧紧地抓着窗口，但只见她身体悬在车外，就象一